

洄水沱

孔祥云 著



重庆通俗文艺研究会筹备组 编
重庆市南岸区文化馆

长篇通俗社会小说

回水沱

孔祥云/著

重庆大图书馆 著

孔祥云 著

重庆通俗文艺研究会筹备组 编
重庆市南岸区文化馆 2003.12.5

二〇〇〇年七月



作者夫妇近影

作者简介

孔祥云，男，1931年农历正月29日生，贵州省湄潭县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已出版长篇通俗军事小说《苗岭惊变》一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长篇武林传奇小说《书剑奇缘》一部（中国文联出版社）、中篇小说集《文革阴影》一集（重庆文缘社）。现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东方文化馆馆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

梅香在一旁替他们添饭送水。饭前，他们各自拿着书，坐在鱼池边的椅子上，埋头阅读，很少说话。

花家的书可真不少啊！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各种内容的都有，整个摆满了两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多数都是宋志远没有见过的。他先浏览了一遍，这本想看，那本也想看，真是爱不释手。最后选了一本唐人小说《亥集录》，这才读起来。

他真没想到，花家会藏着这么多的古书。花伯雨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过。他平日就很谨慎，知道花庄是古怪人的家，一切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雾团。花伯雨自己不说，他便从不去打听的。我因为他有这点品行，方才能悟出花伯雨的尊贵。我是这次能作花家的客人，也是他意想不到的幸事；不少比他深恶透骨的富商巨贾，也该能踏进过花家的门坎一步。花伯兄妹在专心地看书，梁志远也饥肠辘辘地阅读着。直到梅香来请他们进屋去吃饭为止。

真实·传奇·历史

——序长篇小说《回水沱》

穆 仁

—

抽了两天时间，我兴致盎然地读完了卅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回水沱》。掩卷沉思，山水秀丽、质朴闭塞的湄潭仿佛又闪现眼前，近半世纪(20世纪40~80年代)时代风云正悠然远引，八位(五男三女)同学从青梅竹马到鬓发霜侵的人生坎坷之路，似乎仍然无穷无尽地蜿蜒着，牵扯着人的思绪……

这一切凝结成一个总的感觉是：真实，即使不免稍嫌琐碎；但，它是远离虚幻的真实。正因为它真实，使年近八旬的我读来倍感亲切，在我品味书中情景时，仿佛也在咀嚼着大体同一时代的我自己的某一部分。正因为它真实，对于年轻的读者认识那逝去不久的年代也具有或多或少的参照价值。正因为它真实，我愿意把它推荐给不同年龄的读者。

我重视文学的真实。我认为“真”是人们崇尚的“真善美”的基础。失去了真，善难于判断，美无所附丽。

而近年，失真的文化赝品太多了。一知半解的食西不化，经验不足的逞才使气，利益驱动的码字匠人，粗制滥造了多少令人难耐的虚假文字，不少读者只好对那些招摇过市的东西敬鬼神而远之！

二

除了描叙的真实之外,《回水沱》中情节不乏传奇成分也是使我阅读兴致盎然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叙事文学历来就重视传奇。唐代小说最初就以“传奇”为名。元代杂剧后来也舍不得丢弃“传奇”这标签。其间有至理存焉:文章离不开大起大落的波澜,人人从小都有好奇之心,不“奇”即难“传”也。只有那些“大愚若智”的小说家,才会屏弃传奇甚至淡化情节,干出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的蠢事!

《回水沱》不乏“出乎意料外”的新奇(梁志远与花进恭父女的相识,与冒险入匪窟的遭际;萧哲人的新疆奇遇,均属此类),和“全在情理中”的荒诞(卑鄙小人洪欢对曹克勤的陷害,安办主任常正超对知青丧尽天良的盘剥,就展示了尘世间这种令人切齿的阴暗面);此类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传奇,既丰富了生活的色彩,激活了人们的想象,也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增加了阅读的滋味。

三

真实的形象总是大于精确的思想的。这也正是真实描绘社会人物与事件(包括植根于现实的合理想象)的文学被人视作活的历史的原因。有的小说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有的诗被视作“诗史”,就体现了这一共识。虽然不同作品“史”的含金量迥异,个别作品或许可称为“史诗式巨作”,有的不过是历史大厦的零砖片瓦,但其价值也远胜于那些白日梦呓与扯淡。

我是欢喜读具有史料价值的小说的。写得好的这类小说,不仅具有一般小说的审美、娱乐、教育作用,且具有其独特的认识作用。我曾有幸读到过贵州著名老作家石果 120 万字的长篇小说《沧桑曲》。它通过 1949 ~ 1959 年黔北一个乡镇形形色色人物命运的变化,真切地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转折。这部

小说以史诗式的宏伟与深刻填补了中国文学艺术画廊的空白,它的独特价值是不可伦比的。

在场景的宏伟、人物的多彩和内容的丰厚、艺术的造诣上,卅多万字的《回水沱》固然无法与百多万字的《沧桑曲》相提并论。但我以为,从对一定历史时期时代特色的传神勾勒,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与人生思考看,说《回水沱》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值得一读的通俗小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会作出应有的结论。

2000年7月12日,重庆

情真意实最动人

——序孔祥云长篇小说《回水沱》

陈嘉祥

——
祥云是个老实人。

老实得上街找不到路回家。

——
二

老实人对朋友最真实，
老实人办事情最认真；
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
老实人的感情最情真意实。
祥云就是这样的老实人。

——
三

老实人也写小说；
祥云也写小说。
小说创作允许艺术的虚构，
老实人写的小说在艺术虚构中透露着真实。

四

虚情假意的文艺免不了苍白，
虚情假意的作品只能令读者乏味；
真情实意的文艺才显得充实，
真情实意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共鸣；
真情实意与文学艺术的融汇，才能激动人的情感，震撼人的心灵。

五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此语也同样适于小说。境界之形成，必须合乎自然，矫揉造作之境，自然难成高格，那怕你镶金堆玉，砌成七宝楼台，虽珠光宝气，那也只是“太虚幻境”，徒以炫人耳目而已。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恣意雕琢者难以为之。文之重、拙、大，读来实在，祥云之作品，颇具此风。

六

八个出生于黔北湄潭小县的男女少年，数十年间，他们从少年不知愁滋味到饱经人世沧桑的老年，走过了一条崎岖、艰险、坎坷的人生路；在人间舞台的一角里，演出了平凡而曲折、普通却又离奇、充满悲欢离合的一幕。读来扣人心弦，令人荡气回肠。令人不忍释卷。这便是孔祥云的长篇小说《回水沱》。

七

《回水沱》的故事，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八十年代初结束，数十年间，经历了新旧中国的转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多次运动，直到“四人帮”垮台，“十年动乱”的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终于终结，展

现在人民面前的是一片光明、一片灿烂的未来。书中的八个主人公，除丁诚忠外，其余七个人，都在那一个接一个的“革命运动”中沉沦，但历史终归还他们以清白。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

八

三十多年不管风多狂，雨多么暴，但书中的主人公们的友谊却如磐石始终如一，吹不散，打不断，没有丝毫改变。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扶携，从苦难中终于走了出来。三十年来风和雨，磨不灭人间友谊情。情和义，这便是这部长篇小说《回水沱》所颂扬的主弦律。

九

《回水沱》文笔流畅、自然，少有穿凿雕饰之语。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如梁志远赴金子山教书、萧哲人边疆避祸、众知青兴师问罪、罗大碧救萧正芬、萧哲人常正媛劫后重逢等读来均可令人荡气回肠，情动不已。

十

《回水沱》是一部作者倾注着他对故乡的爱，对故乡人的情写出的书，是一部倾注真情实意写出的书，是一部用心写出的书。是一部读后能令人掩卷一思的书。

二〇〇〇年七月于渝州

文史兼备雅俗共赏

——序长篇小说《回水沱》

渝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杨金帮

孔祥云先生的长篇小说《回水沱》，是一部令人感到了心灵的巨大震撼的力作。

书中人物的命运、世事的变迁，一如书名《回水沱》，但它在读者脑海中搅起的，却是一股龙卷风——大约因为两者都是旋涡而前者转速太高带起来的吧。

这部力作的创作风格极其鲜明：气势恢宏，真切动人。

首先，该书情节不是以一二人的命运为主线向前发展，而是以五男三女共八个同学的人生轨迹作为主线，交叉纵横，向前发展。这种写法在小说创作中尚不多见。作者不愧为高明的调度，令这八条线索时分时合，若即若离，彼此冲撞，共同形成了一条立体的大写的人生之路。其宽度足以涵盖了相当多数人群的生活之路。

其次，该书截取的历史跨度相当大，以抗战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五十多年的历史风云尽收眼底，众所周知，这段历史是中国史中变迁非常剧烈，道路非常曲折，现象非常复杂的。非大手笔，难以把如此纷纭世象浓缩到一部作品中，事实上，写这么长时间跨度的小说确也不多。

再次，书中八个主要人物本身也是命途大起大落，行踪纵横南北。其人生遭际、生活场景也异常丰富多彩：私塾与新学，乡村与城镇，山寨匪踪与官府黑幕，革命斗争与温馨爱情，运动奇景与劳

动现状，武斗枪声与秘密抗争，边疆风情与内地社情……端的一座“大观园”，不，应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浏览全卷，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尽收眼底。

这么多的人物形象，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么纷纭的社会场景，作者是怎么把他们组织成一部脉络清晰而且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小说呢。文学界同仁都知道，如此题材写起来难度极大。

以我看来，作者如椽之笔有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其原因无他：在于作者是生活中人，胸中储藏着丰富的生活底蕴，在于作者是性情中人，心中拥有一腔赤诚忧国忧民感同身受，在于作者是学界中人，脑中凝聚厚重的文化修养见识方能登高望远。

所以，这部作品还形成了第四个而且是更可贵的特点：那便是高度的现实主义。过来人可以证明，这部作品展现的社会场景及发展、人物心态及纠葛，无论从现象还是本质上看都是非常真实的。因此，它不愧是一部激荡的半百年史，生活的教科书。

一言以蔽之：文史兼备，雅俗共赏，此书之谓也。

古人云“开卷有益”，我以为不一定。只有读象这样称得上“生活教科书”的作品，使你的视野更广阔，见解更透彻，情感更丰富，人格更纯化，这才是有益的。

读者诸君，以有限之涯，作有益之事，不妨开卷一览。

2000年7月1日，重庆

目 录

真实·传奇·历史.....	穆 仁(1)
情真意实最动人.....	陈嘉祥(1)
文史兼备雅俗共赏.....	杨金帮(1)
第一回 禁锢人心旧私塾没落 开化世风新学堂兴盛.....	(1)
第二回 密锣紧鼓稚子被出卖 和风细雨良师遭暗屠.....	(13)
第三回 感命运众学子怀师教 悲世道一渔夫警言行.....	(26)
第四回 唐老师暗比方释疑案 曹三妹明逗引惊怀春.....	(38)
第五回 梁志远受微金毕学业 花进恭全壮志荐前程.....	(49)
第六回 识怪杰顿如醍醐灌顶 入险地方知天外有天.....	(62)
第七回 感实德小心尽忠职守 动真情大胆吐露心声.....	(74)
第八回 拜兄弟预谋拦劫囚车 亲父女中计奔赴黄泉.....	(86)
第九回 踏征途好兄弟明分手 任劳怨歹伙伴暗生妒.....	(98)
第十回 雷雨中奸人阴谋得逞 愤怒下无辜冤情难明.....	(110)

第十一回	恋私情天人交战离队 昧公理感情用事纳友	(122)
第十二回	连遭厄运天果真命乎 发攻势跌地何其狂也	(134)
第十三回	遭浩劫心死逆来顺受 惩恶徒意坚视死如归	(147)
第十四回	断肠人意外获得友情 得意者存心拒绝手足	(162)
第十五回	有情眷属竟劳燕分飞 玩弄权术终痴心妄想	(174)
第十六回	友情暖人心枯木逢春 兽性激群忿彩舟将沉	(187)
第十七回	不忘情克信解甲归教 喜望外志远举案齐眉	(201)
第十八回	破笠掩面无颜对兄弟 忍气吞声有意避同胞	(214)
第十九回	无缘无故做了阶下囚 有情有义当作座上宾	(227)
第廿回	梁志远避厄难回故乡 王街委挟权势逞淫威	(238)
第廿一回	重女色不孝儿弃病母 厌世俗有情弟谏胞兄	(251)
第廿二回	下农村正芬喜结姐妹 走边疆哲人愁拒知己	(264)
第廿三回	磨盘寨边刀下结良缘 鲤鱼潭中水里识知己	(277)
第廿四回	弄权营私怨声早载道 分甘共苦义名随传里	(289)
第廿五回	低声下气亲妹求胞兄 丧心病狂舅父卖甥女	(301)

第廿六回	罗大碧上遵义寻正芬 山姑娘进豪门救义姐	(313)
第廿七回	众知青愤怒兴师问罪 寡主任颤栗俯首伏法	(326)
第廿八回	饱暖壮男迷堕美人计 饥寒少女甘服恶妇策	(337)
第廿九回	列车飞驰二友叙世情 江流徐缓独自叹年华	(350)
第卅回	入乡随习似天经地义 移风易俗本正大光明	(363)
第卅一回	菩萨心肠为友勤奔走 势利眼光藏私巧打算	(376)
第卅二回	无知少女偏甘心为妾 理智老翁竟情愿让妻	(389)
第卅三回	因选夫婿孤女用迷术 为护女儿老妪述往事	(400)
第卅四回	情所钟有情终成眷属 恨至极怀恨难圆旧梦	(413)
第卅五回	时过境迁夫妻成路人 苦去甘来知己结良眷	(425)
第卅六回	变人生向真善美猛进 回水沱使假恶丑疾退	(436)
后 记	(444)

第一回 禁锢人心旧私塾没落 开化世风新学堂兴盛

话说山国贵州，一向有穷山恶水之称。穷山，盖因其地处云贵高原，一般海拔在一千米以上，又有大娄山、苗岭高耸，峰谷起伏，雨水特多，农业耕作又靠“望天水”者居多，水土流失较大，是以地荒民穷；恶水，全省以乌江为最大主流，北盘江、清水江等为支流，都因河床坡度大，多瀑布、暗礁、险滩，水流急湍，暴涨暴落，阴河伏流纵横交错，既不利航运与灌溉，又常造成灾害，因之民穷财匮。外地人多不屑一顾。

岂料泥沙之中藏珍珠，荒山之上有玉石。位于黔东北的湄潭县城，虽然人口不多，交通阻隔，风气不开，偏僻闭塞，却是风景如画，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民风古朴，堪称山国中一颗亮星，高原上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湄江岸上，距县城数十丈外，有一座老式院落，朝门进去是一重宽大的天井，平房虽然不高，瓦顶板壁，雕花格窗，倒也亮堂。房屋的四周土墙围护，自成一体。整个院子都被大片的竹林掩蔽着，不到近前是难以发现，这里还有一大户人家的。这就是曹家院子。

曹家从祖辈，就是下力气做庄稼的人。种的田地并不多，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经营这一片竹林子上。

这片竹林，顺江岸上下伸延数十丈，每年卖竹子、竹笋，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所以曹家人丁虽然兴旺，经济上也算得是个小康之家了。

到得一九三九年，这曹家已开始凋落起来。分居出去的不必说，这住老屋的长房，夫妇二人膝下有两男一女。老大叫曹克勤，十岁；老二克俭，八岁；三姑娘克信，七岁。都在他们家厢房里的私塾馆子里念书。三兄妹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自小除读书外，还常随父母下地劳作。

县城南门外的江对岸冯家塔坪，有位很有学问的老秀才，就在这曹家院子的厢房里，团了个私馆，每年总有六、七十个学童在这里读书。曹家院子清静，房屋又宽敞，自然是个读书的好环境。曹家兄妹近水楼台先得月，都在四、五岁时便很早的发蒙了。

冯老先生教书自然是老规矩，从《三字经》开始，每天就教学生们读书、背书、习字。他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不管哪个学生，如有偷奸取巧的懒惰行为，他可是毫不客气，要用板子打的。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不打不成人，黄筋棍下出圣人”。除了年节假期，无论谁只要一走进这片竹林，便会听到曹家院子里，传出来阵阵的琅琅读书之声。

塾馆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着，高声大嗓地诵着，在冯老先生来说，就像是听着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一般。他坐在上方供有“至圣先师”牌位的神案旁，骨瘦如柴的身子全缩在宽大的太师椅里，或是摇头晃脑地吟诗，或是拈须微笑地轻读。吟腻了，读累了，便端起盖碗茶喝一口，捧起白铜水烟袋吸一阵。

他像一个高坐公堂的大法官，不时抬起眼皮扫视一遍，被监管的犯人似的学生们，见个个埋头朗读，便满意地笑了。笑过之后，就将留有长长指甲的骨嶙峋的双手，抄进袖筒里去，缩起脖子打瞌睡。

学生们偷眼一看，冯老先生睡了，便你向我眨个眼，我用手肘拐你一下，各自拿出纸来，画五虎上将，折圣人龕，或者交换自己心爱的小东西，书声逐渐低落下来。

冯老先生也真怪，几十个人大声地读书，他当成是一支催眠